

藝文志 九

大業有三言所必立若夫胃湛智珠座標龍鑑
視通乎萬里不設樊籬思瘁乎千林論先風氣
原始勿欺而及事克定此經世之謨也至于身
列動中意超物外蕭蕭丰韵而有歷歷深懷登
大雅之堂破小言之惑即淡著山川之景實高
宣疾痛之群料非清言玩俗之流徒然丘壑而
託興于徵歌暱酒之間矣斯時斯地可采而垂
者尤不乏焉續藝文志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經類

張能恭禹貢訂傳

史類

施鴻史測起晉訖隋凡十四卷

鴻字別威由明經現任婁縣丞

文類

奏議類

張能恭選刻李忠定公奏議十卷

與府庫板異



記顛

西塔禁碑記

山名金鰲脉發岷嶺歷沅渡贛迤遠東走折而南由
天目一支入僊霞而來且昂且伏至鰲峯而止熙春
為之護沙而左靈泉右樵水樵治立焉宋有城垣範
圍鰲山秀氣全聚名賢輩出所由然也明改築進里
許而鰲山遂為白虎萬里結脉已不能全收矣况有
挑泥掘塹亂窳窳之以洩其氣哉不佞登眺相視稔
知地之仰澤于來脉猶孩之仰哺于乳母保母乃以
育子保鰲山乃以福樵治所關甚大習俗罔知謹樹
珉于山之縮脉處有挑泥掘塹亂窳窳者罪無赦崇
禎丙子歲午月吉日昭陽令吳人金邦柱識

周方伯全城碑記

樵棘而穴然闕山鑰也丁亥秋會芝城變郡東南竿
木林起而適我櫟園周公祖攜憲節從杉關入駐焉
憲署舊莊會坊古郭使君秉傳由分水進道周莽闢

太守陳公詰司馬洪公秉銓倡勇敢峙糗糧則有若
縣尹趙公之璉而公實總厥成云已而芝鐔並恢大
援日至公方卜以仲夏吉泣治於榕樵之黃髮黧齒
薰香跽泣堵江臯不使行一一達者曰岱雲膚寸雨
天下河水涓勺滋四野詎人得區畛之者公澤及樵
已飫而七州之仰於下流亦禱且籲矣抑照臨在會
區光又未嘗以樵匿也胡為而欲私之於是前之薰
香跽泣者僉曰唯唯否否不可私者公之大而必欲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五

私者吾樵受恩之區區耳因謀所以志公功命京言
而壽之石京不敏側從父老聆前後勤勞甚悉用是
薰沐稽首而識焉公諱亮工字元亮櫟園其別號也
庚辰進士前維揚備兵使者進八閩觀察使今陞右
方伯肯順治己丑嘉平穀旦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
林雲京撰

周公詩話樓棠菱碑記

詩話樓何以名以宋嚴羽也樓何以碑以今大方伯

櫟園周公也壬辰春余校士邵武畢登斯樓而飲焉樓介萬山間其東北環樵溪溪水深碧色如渌草方雨過下注若奔馬即漢樓船將軍出豫章故道也其西則熙春之山也其城則越王之烏陂也玦合倚複飄忽吐盪其南則溝壑井疆若繡若綺嘉木美箭出焉其後楹壁間有勒石則周公所賦寒食登樓詩四章也余讀而嘆曰甚矣公之雅以風也郡守進曰公之來也自絃誦筦匏靡不式下也山居谷飲靡不恤

也甚矣公之文也諸校進曰未也不聞公之武且仁也公以偏師定郭天才之變單車而降魯省楔牙狼喙擊如羊豕羨其破獍以貽哺我子弟子弟之有首領股肱則公保也三老釋杖進曰未也是舊勛也盱江耿虎之叛也我昭武之北門弗啓公大撫而又治之不日月也又何疇昔之是徵余曰其詳可聞諸三老曰循嶺而西爲杉關關右道豫章光澤之縣八千戶封豕狐狸蝕焉弗克固吾圍讎耿虎自盱江殺吏

民鼓行而造郡城先聲請伏精甲獷獷徹爲方陳而
䟽行首夾以駟馬馬皆塗鐵建螯弧伏屈盧升樵嵐
之巔以矚城中千人沸唇釳地大譟中宵伐松栢舉
燧火城中互驚曰西門甲矣東門旆來于于矣叛卒
又自驚曰師出矣周公蒞止黠者疑愿者賀弱者揚
強者奪氣民登陴而望自郭門以及松洲曰我周公
也自松洲以及石岐曰我周公也相喜歎有泣者公
至今叛卒勒甲伍摩其壘而鼓之曰若知頂與踵乎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七

反踵而行趾必蹶踵加于頂身必斃爾逆天嘗是自
覆也又鼓之曰以峒寇張自盛之擾我鄙也併爾爲
羽翮焉搏鷄之狸其力幾何毋與同燼三鼓之曰軍
律有之登城者爵執珪摩旌者一級刑者弛死者贖
大司馬虔糾于海甸也是有爾生也盍不奮一軍稽
首崩角踴躍公使吏餼之稷若筐酒若罌牛彘若肩
徒一伍者一舟騎一伍者倍舟春水始放烝徒疾進
其來如風其去如環邵人以安今卒之所屆吾不知

也公之善備吾亦不知也吾小人牧鷄豚擁婦子朝
耕夕偃而已余嘆曰懿哉公之勤乎天下之動草竊
為弱戍士為猛其坐伐擊刺恒肄也公予朱綬龍旄
犀渠丁寧鎛于恒庀也齊之難也以瓜期秦之難也
以閭左是以先王之教兵出車以送徃采薇以勞還
而又申之以話言諷之以咏嘆閔之以飢渴遲之以
室家悲之以雨雪鼓之以執醜故事奮其死而民樂
其上其有不率則建旌以招之父母棄墉以呼之又

不率則斬戮于社以釁鍾鼓今盱江之衆戍賊州將
至逆也大司馬陳公解劍贈公臨食三嘆至憂也公
播以令聞臨以至誠羈馬不鳴告成厥功毋以豺狼
而擾穡事公真大臣風哉邵民于是群進曰民俎豆
公矣在茲樓也登斯祝焉望斯祝焉起而視嚴先生
之左則公在焉余曰邵僻壤也知祀公又知祀公于
嚴先生之樓何其文也蓋公之德教遠矣是為記順
治九年歲次壬辰秋日福建提督學政布政使司右

案議雲間宋徵輿撰

石規重修碑記

邵武國山中厓屨礮礮間以埒續熾泉潏澗淺溪導引涇瀆艱甚而樵嵐其漢魁也濫泉至油榨陂西南流數十折歧半解者凡幾昔人欲導流注城溝分股引水有木規一座跨河傳度弘治間守夏公易以石嗣因壞既修者萬曆己丑有令王公乙卯有守韓公無何又損城溝水脉屢然盡矣今上御極十年吳淞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九

金公令我邵四載巡行市廛輒疑水盡故而田梁二生以斯規請于是步郊外狗咳站旁地數十里果曰塏關支行匪此蔑絲也乃命義士督工匠爲之堅舊址剗新規延袤一十七丈南枕河岬以接榨陂數折之流而入規北亦枕河岸以通于水拱而入城又念油榨陂昔經碓戶賄匠藏穴漏水而南流之脉鮮且民資灌溉截涸分斷而南流之脉枯乃爲之增痺培薄擊障蘊瑕節制旁途以歸一又念邇來城溝削壅

乃諭居民擴循故道侵者有禁繇西營東折而西歷
朱子祠射圃又折而東經城隍廟南上股支引注月
池已又北折而至福民坊及倉巷由倉巷北流者腰
股而東入常豐倉注護火池繇倉巷口少西折而至
九龍觀前者岐為三一折而西遶縣治北流去七曲
合一南折經高家巷而過八泰街一經流四角亭下
折而東至鳳石坊其自倉巷北經饒家井者又少折
而東流布政分司前至湯家田街又北折出鳳池巷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十

諸東流者俱入烏龍橋斬馬橋陰溝入于東之大溪
蓋規水之源委所宜疏者靡一不濬焉凡五閱月功
始告成所費金錢公半斥鍰半募義而民不擾又設
規夫上下察流以守此規諭禁碓戶勿有决隄盜流
者用畷經久都人士建祠立碑以報公德以紀鴻功
屬不肖能恭為記不肖因得頌言其畧蓋茲規之亟
修一為縣治湏些水以作襟帶一為邑庠湏些水以
奮蛟龍一為常豐湏些水以護軍民之大命一為民

居須些水以衛幹上譬身血然周流則潤壅抑則稿
閉而他注則疾作水不可一日不行猶血不可一日
不流也人文戶口皆於是賴其繫重不小顧前世州
縣為一身一家計而不為斯民計即為斯民計而能
肅清于一時科役獄訟之間已可優騰薦牘誰暇為
萬年興廢計者公任滿功成旦夕內召不少驛視而
剪篲修復之無已信明德溢流如水之長鴻功綿亘
如石斯壽也保成勿壞在嗣武之人矣公諱邦柱號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十一

我生時鄉官魏朝明捐田若干助守者養鄉官米嘉
穗孝廉高佐暨不肖能恭庠生田文慶梁維孟義士
周庶等凡諸竭蹶從事者例得併書以附不朽云

重修朱文公祠記

汪麗日

道自孔子而著人言不殊韓退之謂孟子功不在禹
下著孔訓也位食異代誰曰非宜至朱文公作箋註
所著益淵且微詳且備不惟斯人祝之苾芬卣管間
孔孟引手矣獨是邵郡專祀文公者何蓋建陽公所

宇也與邵峯雲接凡著書畫卦諸跡可望而指若夫
半嶺以西則嘉禾歛耨地當何李諸君子躬親函丈
懿誨日聞而公之勝遊泛覽在樵嵐烏坂尤多以故
社壇之建亦如曲阜之陵鄒山之寢道範始基久而
勿替按有明弘治間司馬張蔡愛公履轍力構行祠
正德中再修置田若干畝選其裔奉焚祝萬曆中再
修日遷而盛誠向道之志未嘗或歧季代多譁正宗
尤亟余慨異學之紛揉懼六經之罔振早歲觀書已

緬芳榘矧茲出而仕焉又幸值蘊靈之鄉乎然年世
既悠古人莫覩及考其遺踪徒使十丈苔莓肆延侵
剝幾何而非函壁頽垣埋琴斷壑者乎嘗踐其庭愀
然感焉因詢其四十八代孫名以緇者進而曰今鄉
先生生有以德沒而祭于社比比皆然况孔孟大業
賴之興起者雨痕風竇祠貌墟蕪爾之咎歟非歟雖
然今日亦予事也爰手撰募疏先捐工價三十金及
杉木瓦石命就近諸生勸其役抑知大道在人共相

鼓舞閱數旬而鼙鼙之穴已彌析椳廊廡之缺已葺
向未為馬肆為豕牢垢積而欲盈者已潔列坐之名
已正因再瞻拜其下目曠神怡獲以時親道域幸也
凡夫秀者頑者立乎其後懷芳風之如在猶俯仰而
未遙則奮而膺簪笏之華潛而味淵源之理使孔孟
經法昭炳未茲豈惟予幸也哉爰即竣工日月為之
記以告後人

北巖古木記

張能恭

吾樵八景中有北橋春舫橋半里許有巖巖有寺有
樹焉不記年也其廣圍十其高尋五其旁有古蘿可
扳而上其末如丘可七八人坐密葉參差叢枝盤互
霜雪不凋飛禽往來有異鳥者鉗桃實而種之別為
一枝其中如洞坐數人觴咏其間春雨霧霏而不下
炎日蒸歊而不知惟有清風徐來侑酒好事者中夜
酣飲命客吹簫真如空谷之聞響淒淒瀝瀝幾疑梵
王宮殿之別有鍾聲也予起而悲其遇高其風曰噫

茲樹也脫生龍虎之國江漢之濱數十百年不知經
幾許騷人墨客爲之繪道貌而錫以嘉名惜也托根
幽僻之區見知于一方士而四海奇人未嘗過而問
焉抑何木之不幸也予是以悲其遇也或曰木之生
于斯地也其不求知于世也有古昔隱君子之風焉
夫虎豹之文來田獵之皮來藉士以多才故敗木
以可用者故伐茲樹也斧柯之所不入寒暑之所不
更選此地而老焉雖芳名不聞于海內而木自若也

我是以高其風也雖然凡物之奇而壽者必有神焉
以呵護之茲樹也其末丘也宅高而能夷也其中洞
也無物而能容也其不見知于世也固將待人而傳
也夫奇物之待人而傳抑亦關乎數也太守李公之
官此也愛士愛民之餘愛此樹甚暨遷擢日思所以
別此樹實不忍別此樹則爲之圖以傳其狀且合名
公爲之咏以傳其情斯所謂待人者非耶雖然樹生
吾里固吾之老友也談風景者傳斯樹之奇於天下

微子言曷微

周臬司傳

張孟玖

周亮工河南祥符人庚辰進士任福建按察使順治四年冬由杉關入閩值芝城失守劍南道梗暫駐節邵武時郡郊三里外悉寇壘食盡城且陷公至語諸將曰奈何堅壁待斃乎不如戰也戰而捷糧可得焉吾無庚癸呼矣乃授方畧勵士卒分兵出擊屢敗寇寇漸引去明年春豫章渠帥王得仁叛寇倚為聲援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十五

勢復猖獗公躬率吏民登埤守禦寇數萬紛薄南郊公手燃巨炮連中數十人寇潰且遁因出驍騎踐之斬獲無算會逆帥遣使說降衆猶豫公厲聲叱使拔佩刀遽起刺之衆志乃定先是盱將郭天才提兵援閩留部校秦再法熊登虎領卒數千屯郡城南至是與王逆合將遂襲樵川以是夜三更行事公謀知之佯置酒城樓與守士諸公酣飲示勿備而密發將士從東北二門出命司籌者止擊二鼓比昧爽我兵四

集郭氏卒出不意倉皇迎戰一軍皆殲于是郡亂始靖公亦赴會城視事壬辰遷右方伯署建南道篆適盱江耿虎兵變躡入杉關郡人震恐皆曰安得周使君再來活我也乃公則已發劍浦疾馳數百里至郡單車詣虎以大義諭之皆感泣性命隨給舟遣去蕪境內鷄犬晏然公博洽天人詩文推海內名家駐邵八閱月尤加意作人振興風雅辦賊之下不廢吟咏至用兵料敵雖古名將何以踰焉郡卒賴以全衆深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十六 德之爲建祠曰報功而樹碑于詩話樓紀其全城僞績云

拿口渡舟碑記

馮可參

道路橋梁大夫之政也樵城東出至拿口八十里復東六十里而樵之治竟焉茲一百四十里中陸行輿者皆得見水中之舟水行舟者皆得見陸路之輿夾河兩岸斷續迤邐獨拿口一大都市也故夾河人烟甚衆而渡河者僅憑一楫焉郡志城東渡處凡十四

所惟新屯一渡乃驛路而其十三皆鄉氓絕河往來者渡者往來少故舟未易散壞若拿口夾河之烟既衆又估客輳集販賣兩岬冬天曉霧冥濛中即聞呬軋之聲夜半星光猶聞隔岬呼渡者故舟易散壞且僅一舟不能多載人因而日暮爭濟者舟中肩相摩舟外之趾相踣矣春水漲時船或破漏或漂流則兩岬簷烟相接而欲渡無舟則隔若千里民亦甚病矣拿口古名霞口霞訛為拿耳郡志以拿口渡為吾屯

渡吾屯者渡西地名也河中渡舟乃本市義民薛本春者置田遺子孫歲歲造舟渡人今已十餘代其子孫每三歲則兩造舟雖他有好義者先後捐貲多不能繼獨薛之舟永久則以置田贖造之費耳今市士民議有公緡數十兩沒於豪民手若出其緡置田贖造一渡舟使與薛舟為二則可以便往來矣于是僉呈其議於郡侯陳公公欣然以此亦司民之責政之一事也遽追豪所沒置田若干畝遂使船工佃之船

工歲得谷若干石以其利息造舟每三年一易三歲之內破漏補苴漂流收管皆其事庶其永久乎衆欲鑄石以銘公之德求言不佞不佞居樵邑之東每上邑則必經繡溪黃溪危明諸渡由拿口以達於樵城竊思濟川之道惟二可梁則梁不可梁則航未有易者也繡溪渡為宋謝源明尚書置田贍渡處也彼以鄉先生名人之德不能保數百年之田不替詎拿口濟川之事薛君一人之力能久乎惟出於衆力而又田之則民久不病涉哉靡陳公之惠民不能速成其事公為浙之紹興餘姚人諱相文號惠昆由歲進士歷官守邵

重修建保泰院碑記

鄧上衮

余里保泰院閱郡志始於唐會昌三年故老率相傳為唐相曲江張九齡香火院前世碑載甚具其子胤中衰故碑仆沒然至今補陀岩殿梁上有署中散大夫十二世孫張伯達建猶可驗也伯達之後今復熾

於里中庠生張疇張峻張略皆其雲初也戊子巳亥
鼎革之初里中廬舍兵火焚燬過半寺僧盡逃十數
年間金剛倒塌僧舍所存僅棟瓦耳戍將營馬鳴嘶
薨苔於三寶殿下果惡廊房盡已無遺三寶頂上微
見漏痕若再半載則千年福地蕩於一旦矣余間同
友人寺藉草而坐嗟吁久之夫佛之為言覺也學之
為言亦覺也三教聖人皆一音弘演今茲院者昔為
演法之地將廢矣其修復之時節因緣在何人歟未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十九

幾友人以曉三上人寶安語錄并荅響詩帙遺余者
余咲謂友人前所謂時節因緣以待其人者其在茲

歟于是陳子

士瑚

與其叔

梅芳

首以貲財大木為檀

而鄧子

鄒

張子

疇

陳子

錦

梁子

士弘

柴子

文柱

暨諸

友人相與迎曉三上人入院掃磔破苔而居之上人
他院登講座多年特以胞胎之地不獲辭凡架木運
瓦墜壁椽堵皆身同其勞於施者之一錢一合皆籍
記之二載間凡正殿鐘樓方丈皆復舊觀矣當上人

未入院之前三夜鐘樓上夜半無人其鐘自鳴當茲
賦重張予民窮財匱之日而能竣斯役也百倍於昔
人創修之艱矣諸檀施雖從覺皇慈雲鳩工亦從曲
江風度起見也寺碑雖仆因康熙二年九月換正殿
頂棟梁木始見天花板上柱間字載前佛殿為唐五
代長興四年建宋太平興國三年修慶曆二年僧法
珍重建元大德六年修明成化二十三年僧宗貴重
建嘉靖四十二年僧道茂修崇禎八年僧如崑修今
據所載前佛殿始于長興則院必始於佛昌今日寺
僧尚抱有元大德簿閱之則茲院昔皆法師住持法
衆甚多入明始為錢糧寺乃今衆善信仍舊僧廬之
址架修分而為二一以居晚三師徒以禪悅為食募
里中米一以居寺中舊僧主管錢糧者郡主陳公品
主張公皆疏金并施捨首事諸姓氏詳列碑末康熙
三年九月十五里人某撰

建寧屬邵武郡居八閩上游踞山水最勝淮陽江旋
繞縣南如環帶然出南門可百步許有津路通汀劍
達于福遠隣江右以至東廣冠蓋輿騎之經行農士
商旅之輻輳接路旁午誠一邑之要津也按舊誌有
浮橋涉者甚便因名曰利涉不識毀何代舟航往來
兼濟然山澗易盈一遇雨潦則瀾漫迅急舟橫野渡
莫克濟吁歎之聲兩磯相聞因循百數載未有能復
其舊者豈時亦應有待耶邑之父老目擊心惻睥睨

又之一日圖于邑丞郎侯珍曰是謀非吾與子所敢
專吾聞郡守夏公仁人也自下車凡為子民計者罔
不圖成矧橋梁非子民事乎盍往訴焉鄉老即匍匐
請于公果俞其議遂刻意成之不費于官不撓于衆
募民殷實者各輸羨餘計畫經營既有定制迺鳩工
伐石為兩磯磯各植兩柱並舟二十艘於中流長短
廣狹如度貫以長杠跨以巨板左右翼以闌檻兩旁
又范鐵為大索聯之而維於兩磯之柱經始于歲旦

未秋九月輟工于冬臘月橋成往來如履坦途無復
曩時濟渡覆轍之虞矣邑丞郎侯趨報于公公甚喜
復令歲僉橋夫以司守視公之慮遠矣迄今三年雨
水侵凌不能無敝漏者郎侯又請于公公曰是亦不
可以無處也遂檄縣以時閱視有敝則闔邑出貲以
充修理之費公之慮遠且至矣由是缺者補之敝者
葺之昔宜有而未敝者今悉增之其利溥矣哉邑士
庶交相慶曰斯橋之復成其視乘輿之惠何如也不

可以無紀遂以秉筆屬予夫公之績偉矣何物小子
敢輕議之古者十一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是橋
梁亦王政一事今公始而圖所以成之中而思所以
守之又謀終而所以葺理而引長之其一念愛民之
仁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雖然此特自橋梁一事而
言耳若其他惠政之可書者種種類是將必有大書
特書不一書而足也豈直今日云乎公名英字育才
江右德化縣人登辛丑進士由冬官郎中擢今職云

曹侯西義塚記

建寧 徐大神

禾中素號水穴土貴甚優而薄者無常堵焉其無能
為死者地可知矣听然而休曰火之勿問蓬顆也夫
旦而頽頽莫而燼煨慘哉予為之隱然問主是役則
曰郡長會中州宮翁曹公來蒞曰燔而焚何族之尸
也慨然發謀余偕二三佐伍唯是慙愚不置于是營
塚城之西約民地償之制乃恢焉號曰義塚素可五
里許傍壘石為之崖落基孔道祇人耳目稔識也其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十三

東隅有景德寺佛光夜煜蓋九原覺路云亭然而向
峙者真如浮圖也其在天堂之間耶雲帆烏紗排沒
江上骸相枕者抑可長喻沉浮之概矣日子道經如
虎林見群而噉者叩之畏骸襲土也且以周稱官長
德余於是挺筆長鳴曰夫古所稱良二千石令庶民
無嘆息愁恨矣夫亦豈焦國澤量乎第不聞其骨而
肉之也漆園鬻骸惠連冥漠其有既哉俗謠曰家有
隴骨無痛此嚮者所謂澤枯骨也庶民固以誦曹先

近橋諸村落諷諭之而聽者漠然翁奮曰靡行邁謀
能潰于成者幾何吾當獨任之耳甲_午十月乃召工計
費未舉事而病作彌留嘗吃之際猶呼其二子而囑
之曰橋二子含涕而諾既殯翁其伯子耳謂仲子嶽
曰家之所有皆父所創也吾與若奚忍私其創而違
先志仲子亦踴躍以從乃謀之于工曰橋所以燬者
以屋與木梁故若累石而弗屋宜可久顧穹廣則橫
石難亘吾欲為石柱四離立于四穹之中以繫橫石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廿五

何如工曰可乃經始于乙未之正月勞歌邪許謹呼
景從巨石圍木折隕於前而人不傷殆有神焉相之
方危難時二子志益堅氣益奮越五月而工成如砥
如矢堅固穹窿其資力皆獨任而官與民無所與于
是往來之趾刺相續于茲橋而不知誰之功歲辛丑
有修志之役凡建置皆志所宜載伯子耳踵予門求
文以記之予作而嘆曰異哉茲橋之再建也可以徵
仁可以教孝曩者宋君承父志以成厥功今熊君父

子復然仁孝相承若合符節不特利濟之可風也夫
創業者皆織畝起家不肯以貲奉其身何有于他人
之病涉而為之子者不聲色自娛則以織畝為克肖
甚至闕養于所生而起爭於骨肉迨父之存耳提面
命猶或背之何有于屬纊一言而宋熊兩翁獨能超
織畝而弘利濟之仁前後象賢俱能遵治命而成繼
述之孝此于邑志寔有關焉亦載筆者樂得而稱也
故撫實而為之記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廿六

遊滌上記

徐中恒

去城東七八里有山曰滌上又曰磔上俗呼不同然
從水從石則其勝可意揣也甥倩丁質先避地厥中
招余遊者屢俱不果癸巳夏五乃同諸君遊雲谷沂
流踰胡公橋北折百餘武溪旁分而一澗縫山有石
梁橫截立梁迫視銀濤劈山罅而下澎湃喧飀雪濺
雷怒余為目搖魂蕩不欲移趾質先曰未也染指一
嚮而訖大烹之飫可乎乃盤磴而上上愈峻而壁愈

東岷石之凹凸傾亞力與水鬪水從中高瀉急奔勢
不得不挺豎作態溜或天紳縣或瀑布洄狀為渴亭
瀦為渚風騰響擊徐如琴奏疾如鼓鳴凡數級每級
異態妄意諸暨之五泄棲賢之三峽其伯仲乎余鼓
諸君援磴而升循澗左右五六轉皆以狃渡狃窮則
於亂石交處躍而過之不半里波流紆衍岸夾垂楊
翠光搖曳中漸見平田畝臚四山洞豁村落星羅覺
鷄犬人物咸帶古風質先數椽小踞澗澣竹竇花關

于村落間別開生面側一團蕉列席止客余語質先
曰既饗大烹豈殘珍猶貯足令朶頤耶質先曰窮此
而入尚有天竺菴交坑雖非礎岩穹谷亦頗林壑幽
攢請餉客於明日余唯唯晨起亟謀躡屐忽簷溜汪
吼雨威大張雲霧穿籬擁客於冥濛之宇所喜主俠
賓豪棋楸消晝尊壘消夜酒酣興劇絲竹迭陳余間
以澁喉強作吳歛相和林鳥啁晰與雨韻澗聲合成
無律鼓吹真令衆山俱響如是者三晨夕興闌矣不

蓋之遊相約再理歸途回顧竊為儀圖滌之內大畧似武夷陷石堂而稍深耳陷石堂屈岨為戶此則倚水為門欲為門鍵但須數鉅木架之便堪絕漁人之問余因念近城數里之山擅竒如此而遊踪鮮至亦無有識而談者使在吳越之郊文人點繪不知蒙幾許贊嘆也嗟嗟山川亦有幸不幸哉今質先私得之以居余私得之以遊居與遊實謝山川之賜故記之以誘後來之好事者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廿八

光澤縣學記

汪麗日

聖道之隆古今不易而祀事之興自漢高帝過魯時已用太牢始也論者以為漢世四百年治業實基於此安帝因之並祀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祀先聖於辟雍以顏子配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禮此有司立廟薦享之始也唐太宗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師先聖位宗命顏魯等十哲悉令從祀宋仁宗時范文正公請

興學校本行實詔令州縣立學理宗加周程張朱四氏並從祀 宣聖廟庭元代因之明洪武初詔建國子學又詔天下立府州縣學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請學行香此又有司朔望詣廟行香之始也志我

熙朝尊師重儒較歷代更盛故自古及今 聖廟勿替祀秩有加者非但崇德蓋以報功也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菁者莪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又廿八之一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邵屬凡建學有五其四皆繼脩煒皇獨光邑類焉難理蓋其廢也太甚則其興也未易猝成自余乙巳過其邑拜瞻 聖靈竟無妥佑地側焉檄屬捐修爲諸士倡始越庚戌督糧柳公攝縣篆頗有同心爰力襄其事迨辛亥王令至焉慨然以爲己任且將聿觀厥成矣諸生復請余記之余不暇道其前此經營締造之艱而竊願覩夫後此教化之美宜有以彰聖學而蔚人

文也蓋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有成者遠可爲名臣窮亦不失爲醇儒昔呂東萊云學校之設非徒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詞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成孝作忠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何以明治亂興衰之故何由達考古爲得失之鑒驗今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胡文定公教學於蘇湖獨以經義時務不尚詞賦有經義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又廿八之二

天子中外一統四海同文正體式而端士風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閩閩之學弗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俗儒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是則

余之夙爲諄切以告五學多士者也今以紀光學重
建之盛期後日崛起之英亦不外是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文廿八之三

題咏類

題武夷

阮自華

初聞鷄犬異人間
漸入青霞細可憐
蹊上紅泉無徑路
山中香雨有神僊
每逢水盡竒峯出
若為天迴曲道前
一鑑澄潭思問古
誰當先掃石爐烟

寒食登詩話樓感懷四首

周亮工

高樓獨上萬山前
風展牙旗草色芊
藥裹羞隨刀共佩
鄉書不與燧相連
殊方作客逢寒食
亂裏看花見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十九

杜鵑遺令未湏頻
禁火孤城此際半
無煙

到來風雨半周星
開遍桐華涕自零
病榻惟臨乞米帖
荒城早廢種魚經
羽書夜報溪雲黑
鐵騎朝馳磧草青
不見當年作賦客
遙聞新鬼泣郊坰

令節空傳舊綵毬
詞人踪跡此高樓
葯房難覓青棠種
蕙畝徒看丹棘抽
幕府健兒猶白打
上河士女幾千秋
食盤寧為綿山客
匝地烽煙不肯休
更向中宵舞劍鏢
巒迴嶂疊故園心
突生葶藶湏人

刈難覓醪醪共客斟一夜灘聲爭海大萬山雨勢起
秋深當年逋客歸何地每上高樓意莫禁

登詩話樓

朱嘉穗

櫟園先生自丁亥入閩阻寇樵川凡八逾月全城
保境士民賴之城東舊有環碧樓先生登埤宿此
暇則與諸士紳談詩謂宋嚴滄浪樵高士也詩話
贈炙千古乃更其名曰詩話樓祀滄浪于其上先
生既去樵而樵人士懷功德不置因奉生位與滄
浪合祀焉後之登斯樓者仰二先生之高風豈僅
以詩人目之也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

逋客騷壇舊鼓吹禪乘妙論解人願灘聲似譜當年
話山色疑存無字詩曠代同心欽哲匠千秋合祀拜
芳祠高風應共江流遠倚檻徘徊夕照移

登詩話樓

福建巡撫

佟國弼

何處危樓雉堞前山原野陌草芊芊荒城擊柝溪聲
應疊嶂流霞樹影連曙色將開爭唱牧夕陽欲下靜

啼鵲先生寄傲游觀地崇祀方新靄暮煙
寒夜星飛澹玉毬溪光嶂色入層樓憑高有感幽懷
遠弔古鍾情彩筆抽獨酌清風來午夜久停繡節報
深秋相逢欲問樵川事逸韻生新正未休

登詩話樓

司理 何棟

當年驚隕少微星今日懷賢感涕零
三古風儀傳斷碣一乘騷雅翼殘經
雲鋪塢際無邊白峰隱樓頭不
了青敲石欲賡思未就又看落日在平垌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一

登詩話樓

張能恭

此日欣言撤劍鐔焚香花裏夜清心
閒看碧水詩餘話得句青山醉復斟
席任光搖隣月好衣從烟染盡
春深登樓每為滄浪客望古遙遙思莫禁

原次四首
今錄一

本府八景

太守 汪麗日

熙春朝陽

高閣凌虛俯衆峯晴嵐浴露晚光溶
長河幾曲環如帶老樹千尋勢若龍
花柳村村安帝力笙鶯語語轉

時雍披襟容與朝暎裏翠浪風隨一鶴蹤

北橋春舫

滌泗匹練鎖長橋解纜春生雨後潮雲渡清陰瀛海
近花飛盡鷁碧天遙中流鼓枻蘭兼桂遠浦聞歌漁
與樵尤愛牧兒乘晚渡舫邊坐穩學吹簫

西塔暮鐘

澹泊虛窓宿鳥鳴更聞翠巘遠鐘聲談經佛子三禪
寂作務人家百慮清響徹微風知動定聽來涼月轉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二

空明焚香夜靜時觀省還檢心書補舊評

五曲精廬

繡壑深林與道宜結廬中曲水源竒峯開螺嶂幽雲
合窓老龍鱗碧玉支坦坐空櫺馴白鹿凝神秘閣語
黃鸝何煩選杖窮丹壁敬學安人獨仰思

萬峯梵刹

北極喚蒼列衆山遠公飛錫隱松關我心磅礴昆侖
外汝相渾忘烟水間金碧不辭霜月滿珠璣一任雨

花閒尋香未問高人跡苔染詩痕石上斑

石鼓松風

石稜曾紀豫遊功鼎力蟠枝聳秀同一片蒼寒搖雪浪幾回幽響答天風玉輝磐麓聞鐘奏翠羽翔霄若御空寂聽鏘然聲映越懷茲堅勁寫玲瓏

樵嵐秋稼

勸農減徭履平疇兩足芄芄香稻稠塋上飛聲迎客犬松間擲尾愛眠牛瓜壺亞旅乘時滌缶鼓見孫相慶謳課稅不勞租吏督和豐且共醉翁遊

丹臺梅月

崇巒香亘萬家煙瓊樹靈娥漾遠天光皎雲山來素影香芬笙鶴倚嬋娟冰心淡映冰輪韵玉鏡輝清玉骨僊彩檻層霄如畫裏詠歌時出綺樽前

新增四景

汪麗日

大瀉春泉

為問春郊幾簇蠶傍岩立馬話芳潭雲根漱齒連花

影石髓霏香映玉函寶鑑照人瑩徹底廉泉語我泓
能甘環觀翠浪山谿側竹外傳經僧兩三

北巖古木

蒼蠅聲沸赤龍遊公暇期尋北寺幽老樹何年成古
洞蓬心今此接丹丘忘機坐坦清涼國辟暑神凝翡
翠樓何事笙竽傳別調倚蘿吟嘯總風流

詩話尋秋

雨竹風梧入翠樓高宣大雅幾名流一樽莫羨庾開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四

府八詠猶思沈隱侯金石殷殷留杖履煙嵐在在寫
新秋吹香琢句天然韻夜鶴飛鳴杜若洲

七堦晴雪

心遠尋幽掃雪來一峰雲霽一峰開皎將萬頃瓊為
畝潔徧千林月映梅佛子叅同猶剩色僊風淡蕩迥
無埃深情倍為咨祈動漫問梁園屬賦才

大瀉春泉

郡判

柳文標

熙山簇簇列春蠶人外清懷自瀉潭月映一痕關玉

鑑霞橫千影漾金函瓶携石髓非常冽鼎淪雲芽分
外甘水面落花吟不已搜脾塵淨快登三

北巖古木

不作尋常汗漫遊公餘巖寺一探幽離披古質成丹
幄偃仰陰蘿接翠丘斗隙暗通蟻引夢雲根疊倚鶴
威樓條然脫幘南薰雅何在堪呼枕漱流

詩話尋秋

碧環遙映倚層樓俎豆曾歸大雅流剩有清言壘簡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五

冊不無浩氣凜公侯吟成山曲頻傳籟譜出灘聲欲
報秋幾度凭欄追往蹟蒼茫一帶蓼花洲

七臺晴雪

僊岫相尋踏雪來空明此日緝輪開

山頂有
空明閣

勻鋪野

色將侵月澹接天光不辨梅磴結玉樓連碧漢林跌
金粟已纖埃僧寮薄暮茶烟嫵甌泛瓊花浣逸才

天然石

張徽

石在熙春山惠應祠末熙寧壬子守張紘同客張

徽鐫詩于上紹興庚申王進巡部命工重立歲久
半埋土中前志僅載絃詩後始掘得徽詩乃入志
以成劍合張孟玫筆

一家終日在樓臺

元微之蓬萊閣句

奕局斜兼畫卷開幽鳥

影穿紅燭去寒蟾光落素琴來釣絲暮惹萍間浪篆
石春浮蘚上埃三數寺通溪上路好尋僧借渡時杯

七臺山

二首

馮可參

梵閣通霄漢浮雲積樹端雪風吹玉粒海日湧金丸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六

不異三山景翻疑六月寒頗來殊未厭擬作畫圖看
峯遠疑無樹到來別有天蘿陰清烈日石髮漱飛泉
捲幔秋河近開窓曉月懸夜深風雨急又道鉢龍旋

祈雨

汪麗日

播時穀兮帝力敬在公公兮臣職嗟保介兮民事觀銍
艾兮民食肅時雨若兮穎粟其實男耕女織兮貢賦
是丞曷驕陽之振炎兮農悲阡陌亦雲密而雷殷兮
其雨霖霖奚所呼籲兮仰昊天而思格奚所歸咎兮

惟檢身以自責政失中歟其繩尺事違和歟其潤澤
刑素清歟惟欽恤賦未平歟惟墾闢困廩其空歟乃
儲乃積軍民雜處歟分居卜宅令繁而惠壅歟曷以
登之衽席利鮮而弊叢歟時乃慎茲興革敬未立歟
主一無適誠未孚歟初終不易請靈星之應時兮需
甘霖而起瘠普濯枝以滋榮兮匪藉力于蜥蜴維明
德之惟馨兮貫幽不隔旋稻香而蔬熟兮我心則懌

喜雨 二首

汪麗日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七

千畝芸芸望有秋存誠端為衆生求林鳴陰鳥風連
樹澗隱晴霓水上漚香稻含膏滋晚媚浴禽喜雨帶
聲幽生成本屬天工力靜對花苒已庶愁

濛濛花雨遍遙岑翳翳山雲出碧林夜噴珠泉抽嫩
綠晨來鳴鶴逸清香桑田荷笠暹烟爨石竇流聲被
玉琴忻霈神功霑繡陌萬箱此夕曉天心

登熙春山

學臺

田本沛

春到熙何似我來春已過青巒還嶂列烟舍自星羅

人語隔城遠風聲送雨多不知酣仕日可得隱山麼
紫烟高閣迥長夏雨中過風解憑涼到山如為客羅
眼空愁較少酒醉興偏多倚檻題狂句逢君揮麈麼

登熙春次韻

汪麗日

春山長翠黛夏日使車過恍爽百篇壯空濛萬象羅
花紅帶雨重篁綠傍泉多莫大文章在四時同興麼
政暇來香閣凌風花雨過巖深烟樹簇廬密水雲羅
節度藏書秘御屏褒譽多勝遊堪勒石問石點頭麼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八

登熙春次韻之一

邵丞 張三異

熙山結榭久欣遇使君過月斧持帷幕珊瑚入網羅
杯浮青嶂滿座引白雲多試問前遊者能如此日麼

登熙春次韻 二首

柳文標

四序春皆在欣茲攬勝過千峯爭秀發萬木為森羅
烟帶橫天遠歌聲逸坐多能知真賞客總入畫圖麼
山靈如有待清暇使君過浩氣風雲聚虛壇星斗羅
拂旗花影動題榜鳳文多景仰余懷夙高山可學麼

登天香樓祀文昌帝君

縣令 王公輔

亘古靈昭帝德奇逢辰借祝萬年卮習聞梓甸通懿
蹟濫吹樵陽效頌篋郵水已霑九里潤榴軒幾借上
林枝獨慙夙夜民生寄惟有米心答玉墀

秋聲亭

張孟玖

秋入平臯落日悲幽人曾此澹成詩敲來瘦竹聲蕭
瑟喚起閒雲影即離千古騷壇欣獨往一亭芳草足
相思月明剩有長歌在不負疎林夜夜期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卅九

七臺即事

周弘禧

一峯陡出萬峯低自為探幽路不迷縱望遠窮飛鳥
沒閒情坐待落霞棲松敲韻空中語袖拂苔痕石
上題十二神樓今莫異何須更問玉橫梯

樵陽續八景

詩樓清話

趙焜甲

壁壘崢嶸上峙樓披窓一望盡圖收遠峯插漢雲痕
濕淺浪迎風月色浮話到清時消俗累吟當豪處已

間愁分花載酒尋逋客賺得新詩共唱酬

跨虹傑翠

余瑚

勢若凌霄聳複樓飛虹千尺跨江頭洲前綠樹棲黃
鶴岬下青莎聚白鷗四野雲山舒曠覽一溪樵水漾
清流誰人更羨滄波勝倚杖臨風意倍悠

談兆隆

手板何年擲向空長虹晝偃跨川雄月明震澤蛟宮
現泉響天台鳥道通好送馬蹄山色裏獨尋吟思水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四十

聲中目前多少新亭感野老猶談叱石功

石岐靈塔

米嘉穗

靈傑雄標古郡東峩峩僊掌補芙蓉每懷捧日高何
許迫欲擎天近幾重絕頂下臨千嶂小琳宮時倩五
雲封波光搖曳浮圖影笑指閩川有卧龍

談兆隆

獅子西來樵水東翠浮孤塔擁芙蓉摩空直上雲無
際拾級緝登路幾重笑指雙九經冰浴日窮千里控

提封虛聞梵唄疑天語更有危言問蟄龍

鷲嶺晴烟

吳道見

誰把鷲峯鑿劃開曾聞清老此徘徊閣中聽徹千峯
雨松下吟成一部雷白渚寒雲肥復瘦丹臺明月去
還來窈冥竦峙無窮意儘着情酣看百迴

朱宿

到來靈鷲倚山隈數里烟蘿面面開賸有秋聲傳梵
磬不無花影散經臺雲停遠岫能深淺澗落平畦自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四十一

去來塵外尚容新耳目長天一色夜鴻哀

六虛高嘯

金和

高臨天表心情曠俯瞰環中景物澄隱隱鳥飛青嶺
外亭亭人立碧雲層峯巒疊翠寒烟迥樓堞浮空曉
日升自晒踈狂嵇叔夜擬將清嘯問孫登

張于屏

亭亭危榭聳熙山佩帶金湯咫尺間幻結雲封疑海
市虛容月魄透重闕談來恐作驚天語肅罷幾同躡

岱還尤羨醒翁能醉客臨風卮酒謝時艱

秋亭爽籟

吳道榮

歐陽子夜賦秋聲元鎮標詩取作名近結孤亭緣籟
起閒尋幽壑自風生林間暗瀑喧天落空裏寒濤注
月明霜葉如花還似雨誰能到此得無情

北巖古木

柯綱

孫枝旁挺若忘年寄傲風霜夢不傳廖落化城依古
佛摩娑霄漢得全天此鄉料是無何有幾處能容自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四十二

在禪癡鈍尚留枯瘦骨蒼茫獨立影冲然

遜園脩竹

朱嘉穗

修竹千竿伴老身長橋一曲謝紅塵溪山盟舊成知
已魚鳥機忘樂近人吟罷好風吹散帙客來樽酒共
芳辰脫巾醉卧磯頭看片片閒雲渡水濱

吳道榮

北郭名園一水斜青山不被短牆遮六時風日殊難
負數幅雲嵐未有加好鳥輕歌藏竹葉主人分韻與

梅花自因遊迹林泉後陶令樽中幾歲華

七臺坐雨

朱嘉穗

絕巘連霄費蹬攀登臺已自出塵寰低峯疊翠波千
頃大海鋪銀月半灣聽雨雷過山下路摩崖雲點石
頭斑十洲未用駢鸞去身在蓬萊一島間

重寓七臺

頭陀山名羅漢樹四月始花

江孔殷

喜聞嵐氣嶺偏餘折折冲霄遁自嘉入夏冥如霜逕
冷窺天綠似浪聲譁頭陀坦衍剋霞弁羅漢蕭森影

邵武府續志

卷九

四十三

曼華以我身藏雲葉內高吟屢動月邊鴉

遊七臺山

朱 或

絕頂高峯碧漢連攀登峻石每摩肩貪看海日來天
際寄宿山樓在樹巔二郡雲封迷出處七臺星列映
眸前欲尋好句酌名勝未肯降心讓昔賢

六虛亭

岳學憲韵

江孔殷

朱霞危磴襲珊瑚文酒乘秋宵放踈雲葉穩留騷客
句虹川倒映醉翁圖烟紆鶴跡心猶曠山豁芝顏興

未孤分外松梢搖古翠不妨幽韵散平蕪

七臺山

鄧上衮

一日層巒已共躋自然山下衆峰低微風樹梵人初
到暝色庵鐘鳥欲棲半偈便參諸祖偈新詩偶和昔
人題朱幢想見登臺處夢轉前身聽曉鷄

登熙春山

教授

王侯聘

佳氣藏熙皞群峯孰與齊野花香襲客疎柳影穿鷗
萬井歌聲近沿溪樹色迷春光看不盡携酒更前谿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四十四

天妃閣妝樓

王侯聘

高閣雄天際逶迤迥出群枕山窓貯日臨水鏡生雲
橋鎖雙峯合流湍一石分身閒遊不倦歸路醉斜曛

詩話樓

王侯聘

高聳稜稜直接天狂呼抵掌落飛鳶佳日出雲生
浪石隙舟迴棹帶烟寄想河山千古後追尋詩話一
樽前清閒不覺身為寄得意歸來月半肩

熙春臺

和方學士

府經

陳宗禹

僊枰岩

在丹霞右

裴應章

攀石尋棋迹懸崖一竅幽更無山上下唯有日沉浮
風馬雲車遊苔枰薛磴留輸贏都未諳一局幾春秋

天乙峰

在石輞內

丘嘉彩

山山團秀列層眉空半雲從屐齒追無數高峰相聚
語恰逢過鳥共來窺窻含暮月秦關近檻倚平林漢
苑低極目蒼茫連萬里一聲朗嘯浩風馳

溪村

王道行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四十七

平水初開鏡懸崖十大瓊竹殘猶有節村僻素無名
興味閒垂釣笙簧碎聽鶯夜涼遲不寐明月半江橫

石橋夜月

泰寧

梁 峘

澄然清遠尺虹飛萬火烟沉境已非橫白欲沿雲石
動深香若卷澗秋歸不貪有氣今如此獨立無因光
未微自是山梁瑩古道其間分照肯中違

平山

建寧

聶

芳

官知縣

老健登山不選山峯峯入妙敢輕剛殷勤天意留秋

在部烟霞趁我開詩借黃花開咲口酒沽白墮駐醜
願誰家蘆管吹江笛疑在蒹葭款乃間

龍坪寺

建寧徐中恒庠生

絕巘疑荒莽誰蟠紺宇幽翠深藤渡澗青望竹成疇
常濕非關雨高寒不為秋我情僧或似不待有僧留

王泉庵

黃原昌

昔年曾過覽今日又來遊花雨三春暗松風六月秋
龍為人聽講僧與虎尋幽如此菩提境榮名安足求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四十八

立德庵

陳贊

初地尋秋共散懷長林梧竹護陰崖解衣常襲旃檀
氣鳴磬時分香積齋笑憶虎溪踪已佚心依鹿苑事
偏垂賡題或可存風雅宛在澄泓水一涯

青雲岩

建寧余夢呂官知縣

岩開疊嶂路遙分一逕行來日欲曛石罅涓涓流白
玉洞門寂寂鎖寒雲層攀絕頂諸天近暗落疎鐘下
界聞已荷遠公招入社不妨長帶酒中曛

松栢山房

聶芳

窈窕春雲態蕭森韵主居山光分殿最客坐盡應徐
瀑色全歸月松聲半入書怪來非石隱獨寤愧樵漁

雲嶺庵

聶芳

強項欲分秋雲山署勝遊瘖鐘僧飯語殘磬夕陽收
聞法花拈手觀空石點頭香泉流不盡大半入滄洲

青雲岩

謝師儀
邑庠

屐破茲山昔禾魯巨靈何日劈峻嶒花堪供佛時啣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四十九

鹿客喜烹茶夜對僧萬壑松風清榻枕一泓香澗護
岩燈我來為占青雲氣曉上孤峯第一層

瀾頭庵

袁奭
邑庠

行邁日之夕來投鷺嶺宮雨花沾濕徑烟磬出蒼空
客辯風幡後僧歸禪定中蒲團分一席趺坐伴支公

宿五龍觀

袁奭

黃庭閱罷雨流行裊篆香殘夜氣清羽客可能供煮
石山翁偶爾話班荆鶴歸華表顛毛易龍蛻喬松瓜

甲更不覺竹床酣夢熟白雲窩裏曉鐘聲

弔貞烈葉少君

徐必名 邑庠

梧柳蕭疎四壁涼驟聞淑女竟云亡天涯流宦悲秋
客不聽猿啼也斷腸

腸枯未潤已三旬呵護疑當有鬼神白鶴紗燈迎導
去可知烈婦是僊人

戊子紀亂

建寧 李嗣元

義號衆所竊鷓鴣作鳳鳴鄰封一冥驚鄉猾互縱橫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五十

子戊首夏閏妖雲壓危城蛇豕既外合豺虎遂中傾開

門揖群盜闔邑罹煎烹萬衆盡奔屋屋瓦忽雷轟白
刃叱之下束縛顛犧牲群虎入室掠絡繹如踐更窖
藏悉發掘豈特無完籬貨囊既已竭炮烙恣推棚拷
掠迨癩老敲朴及娉婷貞潔雖幸保雲鬢殊擊鬢夜
夜哭聲震四應如沸羹近郊悉如洗遠貨聊支撐貨
之不可得徃徃多雉經豈伊不畏死無可復逃生城
坳既遍掠四鄉恣憑陵環邑數十里無復鷄犬聲銅

鐵悉罄盡况有寸絲零逢人捉擔荷囊橐何膨脝擔夫十餘萬塞道步凌凜孱儒亦負重豈念力不勝喘息一不進橫屍棄山阬大隊甫前發餘寇即分營家駐乳虎虓闕更猙獰捭几索飲噉罔惜甌釜冰雖有簪纓貴呼叱如奴丁雖有渠渠屋愁苦劇囚罔削肌已及骨爪餉星火徵銀鐙比屋震傷弓更骨驚匍匐遠丐貸谿壑猶未盈餉金纒入橐按畝又供兵展轉五更舍易次如飛星東食復西折頓盡坻與京貧

狡飽欲死富良餓莫興奴隸擁騶從流丐豎麾旌監司與郡佐駟僧交相稱氣燄莫嚮邇跳踉如狂醒耳目日變異城民羨山棚出城恣橫索此縱彼復櫻甚者鎗數百婦女猶開扃倖而得賄脫拳梏反親朋芸編勇蹈藉華屋快薪蒸近鄉腴吸盡遠村遍敲榜奸民一膚愬舉室立伶仃其或免告訐送劄又相仍網鱗竭鯤鮪搜粟罄瓶罌土著盡兵將彼此毒交征村村遙相覷安知鄉曲情內宄煽外寇毒痛曩窮氓深

僻絕人跡亦為寇所膺哀哉匪鴟鳶安得戾青冥况
復值半載民憊困閤營生路悉絕忍腹僵相瞪天
意忽軫恤賀帥赫聲靈問誰贊帷幄趙令聿求寧鞭
鐙之所指千里無留行云胡駐一舍按轡抑驕騰縱
令虎兕逸不忍玉石并妙用活無算殊恩浩難名入
城不血刃仁風颺旃旄霽色勞遺孑悽然惻怛形爰
念水火危拯救勞披纓欲樹招撫的殷勤慰孤笄孤
笄樂推解孔邇忘威稜鯨鯢亦解網南畝縱歸耕依
然脫罟獲婦子歡相迎仁風一遐播襁負歸城垆歸
來見頽屋淚下睫猶承既荷萬間庇數椽焉足矜民
隱靡不燭照膽何虛明民窮靡不恤坦腹懷孺嬰不
因倒懸劇安知解脫亨愚公為作頌千載播芳馨

詠九龍峯

汪正誼

攀踏龍峯九巘奇龍頭昂聳向天池雲嘑曠野層巒
合雨散長空飛鳥低碧綠煙光疑蜃氣松杉日影舞
虬髯登臨絕頂無窮興更喜桑麻隴瀧披

序類

重刻滄浪詩話序

周亮工

曩余以丁亥入閩阻寇樵川者八閱月乘陴之暇流連憑弔聞其間自昔多大雅君子焉宋連客嚴先生其一也先生所著有滄浪吟暨詩話三卷余進樵之人士詢所謂莒溪嚴坊者蔓草離離陵谷莫辨先生之集漫漶無善本余喟然曰此若土風雅之宗也不祀忽諸篇章淪軼良可悼矣因崇飾麗譙奉先生而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五十三

俎豆之即以詩話顏斯樓登臨感興賦詩四章遠近咸屬而和之今世所傳寒食登詩話樓詩是也若樵士之更迭咏詠篇章尤富余曾爲集萬山中詩一帙亦刻于茲樓中迄今六七年雖山川修阻而遠音相續郵致之篇歲時靡間彬彬盛哉論者謬以謂余能振起之是殆弗深究厥源流也樵在萬山中俗敦風朴其為士也不走聲利閉戶修古學其于詩辨體嚴取裁正蓋佩服滄浪之教不啻農之服疇工之執矩

故較之他方獨能不為流俗所漸靡而以正聲自鳴也然則詩話一編為功于後學也遠矣余方痛詩道榛蕪將布此以正告天下會大海揚塵征車四出竊有弗遑壬辰之春盱江叛卒躡入杉關樵人大震余從劍水馳單車往諭之東伍無譁告成事而旋時秣陵王君聞上金沙虞君後來以江左名彥分蒞茲土並以風雅鼓吹其間因謀以茲集重付之剡氏爰商之余嗟夫此固予曩者登樓傍皇而未逮者也兩君

實獲我心哉當宋咸淳之時去逋客未遠而三嚴之集已漸零落郡人黃君序之感嘆寶愛神有餘愴越數百載兩君揮絃而表章樵人士操纒而諷詠篇帙煥然溢故觀而廣流布逋客有知能不聞山水之清音感牙期于異代哉刻既竣兩君復以序請余不佞後先于役躑躅塵鞅倡予和汝聊當勞歌夫豈敢自多亦以遂嚮往之夙心誌患難之歲月而已抑載檢叢籍得元人黃元鎮秋聲集四首其五言之妙遠追

陶謝近體亦在高岑王孟之間殊無當時陋習余深賞之元鎮亦樸人似常探星宿于嚴氏者余向欲于西塢萬木間搆秋聲亭鏤黃集貯其中使與詩話樓巍然並峙庶幾千載風流後先輝映而滄浪音響益爲不孤亦樵川之勝事也嗟夫事與願違山河綿緲即欲再至蕉堂且不可得亦徒負斯懷而已然又安知後之君子不復有好事如兩君者乎

滄浪集序

何望海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五十五

扶輿清淑之氣鐘美于人大者爲理學事功其次爲詞賦文章然而靈均之張楚也少陵供奉之張蜀也溯人地者每競舉爲佳話烏在騷雅一道不與三立並垂不朽哉聞自無諸啓土邵隸其一隅唐以前不甚著至宋而逶迤涵衍鬱爲人文則有若李忠定之匡濟黃簡肅之經術兼以紫陽之過化理學事功雄視中原故其人率薄聲什儀卿嚴氏獨以韻林鼓吹振起壇坫所著爲詩辨詩法一掃狂魔歸諸正覺至

今吟咏之家奉為三尺黃元鎮生勝國時杜門索居
嘯咏自娛今觀其秋聲一集蕭騷淡遠古無一不似
漢魏近無一不似少陵至夫不乞序于時名高風磊
砢猶足多者嚴集行世已久歲餘漫滅魚魯幾泯秋
聲集則予得自友人家藏元本因歎人代既殊風徽
邈邈兵燹之後流離播遷之餘遺民故老文獻無復
足存即其儀卿一族所稱有嚴氏九人俱逸弗傳則
夫沈真高尚如元鎮者又曷易更僕數也幸今文教

昭明雅音復振而滄浪集予為諸生時已訂訛辨譌
留心有年茲綏安吳兆聖同余友李鉉乃請而重新
之余惟疆場多故時事孔棘私欲奉忠定奏議廣為
刊布以正告天下之為人臣者顧宦遊不遑而兆聖
李鉉之舉實獲余心乃亟取秋聲附見焉嗟夫作者
實難繼起匪易後之君子撫流風而興懷吊餘韻而
增愜高山景行詎忘思齊使夫論世之士考古問俗
之賢指邵之山川風土人物曰某在斯某在斯則樵

嵐一徑不將為楚之浣湘蜀之浣花溪彰且明歟茲刻又為容後也故余不辭而樂為之序非獨耀詩蒐于既往亦欲券盛美于將來云爾同邑後學何望海撰

興建預備倉積穀序

汪麗日

新天子六載秋計某守樵歷四年所時值和豐穀價大減於昔方幸與民樂歲物之阜成民曰太守之賜予曰天時未可常保人事不能預備抑亦誰為之謀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五十七

則憂樂皆一人任也明也易曰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言以實心行實事實有以利濟吾民也顧濟急于未急之先與夫民病而後圖者有間惠民以無窮之惠與夫澤竭而易盡者有間則積穀備荒之法胡可不亟講哉古者救荒有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正策權策者救之於已然也饑饉薦臻道殣相望君子處此補救不遑如御史王竑發廣運官儲賑饑錄事洪皓留運官御米賑饑陳堯佐身先出米為糜

飼饑並築隄植柳作溪以助賑術范文正公縱遊競
渡以惠貧民之類是也先策者防之於將然也嗷嗷
蒸人聚泣田畝多方設畫仁人心苦如趙清獻公知
越州爲書問屬縣預計庫錢倉粟幾何溝防興築幾
所富民可募幾家廣開糶增米價以招商解金帶立
糶所以便民滕元發知鄆州先度廢營爲蓆屋以居
流民張垂崖知成都聽民以米易鹽而軍不告匱及
知益州按稅折米給券輸糶而民無餒色之類是也

先先策者預備於未然也穀賤傷農穀貴傷民以禪
天工神君之功以恤民隱慈母之仁如漢耿壽昌常
平倉之制建於豐登之時宋朱文公社倉之法立爲
久遠之計之類是也常平之制穀賤則增價而糶以
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上熟糶三中熟糶二
下熟糶一無歲不糶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
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無歲不糶何憾乎有
無何憂乎凶穰社倉之法官民貯粟若干石歲一歛

藏收息什二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廣積蓄歲
小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隨地擇人掌管出納
左提右挈多所利益何有乎紅朽何虞乎空虛若是
者遇急周章不如先期立法臨時鞅掌何若先事預
備惟憂其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成
功多余今日與僚屬紳士諸父老之約爲是舉也講
荒政於豐年求預備於未然豈非有志於先先策者
耶然獨力不如衆力之爲溥薄積不如廣積之更遍

也况善有同心德無慳吝統而計之官員輸穀若干
縉紳賢士輸若干良賈義民輸若干隨願登簿各爲
分任催督入倉仍擇義士之端謹勤敏者二人掌其
事每春時放給農民以資籽種秋時每石增息二斗
以裕困庾如以惡濕還者有罰踰期者有罰包侵者
有罰每至年終清完登冊照前另擇義士接管依法
出納不經吏胥之手不入申報之冊不任官家爲那
移不徇私囑相授受升斗圭撮悉入公倉循環增益

專禦荒祲詳其條理永著爲例以無失古人通變不
倦之義此又公衆人之惠以惠衆人溥一郡之利以
利一郡詎與區區補苴一時者同日語哉夫慮熟謀
審力不勞而功倍永遠可以拯民困一宜興不廢樂
歲之羸思爲利于無窮得昔人惜福救災遺意焉二
宜興郡之縉紳賢士暨諸父老咸樂有是舉也以此
言惠惠我無私以此言濟濟普萬生三宜興以三宜
興不可以不興乃爲興而弁以序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六

選刻李忠定公奏議序

張能恭

夫辦天下之大事者必先定志志定矣而無灼然不
易之識未可爲也識定矣而無毅然不撓之氣亦未
可爲也古之豪傑當時勢艱難之會宗社存亡之秋
必有三者相輔而行然後敢任天下之所難任敢言
天下之所難言是故小子淵淵夫人播船求其膽與
忠作伴心以道爲儕者代不數人愚常讀宋史至宣
和靖康之後而竊嘆天之生小人與其君之用小人

也若布帛菽粟然一者引百者援前者退後者進用之以為恒而離之以為怪雖有五王七襄龍胎豹脯莫可得而奪也雖有端人直士謨明弼諧莫可得而易也彼其滄主在上懼怯成風秦則肯帝仲連之口不關楚而欲復包胥之淚不出其志弱也若夫李侍郎之死節非不慷慨而初則主帝出城張魏公之為將非不忠武而初則力薦秦檜呂中丞之贊迎康王非不正直而初則從事叛臣所謂闇與疑者匪獨南

仲一人也至于雌黃人才乍賢乍否甲乙議論倏是倏非狩漠而北渡江以南失地不戈喪師非及此無他故識暗而氣餒焉耳吾鄉先生李忠定公生當其間料天下所不及料之變決天下所不能決之疑指天下所不敢指之奸察天下所不能察之忠經歷三朝屢用屢罷但言戰而不言和言守而不言避自始至終確然皆有定議則其志與識與氣之素定者為之也被夫譁佞之臣居恒與公為難臨事則漫無可

否不思委質以來高橋厚祿云誰之餐方袍大帶云誰之服當主憂臣辱之日而爲全軀保妻子地奚其愚也嗟夫王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若輩之自爲計者曰逃其爲人主計者曰避想平生之所學者惟有走而已矣忠定公則誠正之學既深其于君父之倫忠孝之義講求素熟故不以進退易其志不以是非翳其識不以禍福撓其氣惜也百姓破登聞之鼓而不能破讒賊之口天子咏南飛之鳳而不能

能咏高崗之鳴謀適不用千古浩歎要其謨議猶在固後代之典型也觀其任起居卽而料禍水則爲小臣者可以勸去觀其刺血而定內禪執弓而却門寇則爲邇臣者可以勸矣觀其分授外閫所見必言流落遐荒有聞必奏則爲遠臣者亦可以勸矣天下之人而皆讀斯集也忠義之性勃然以興而亂賊之風慙然以沮况余生其里居甚近而刑不遠曷勝儀其志以傳其識而養其氣之思焉僭刪其繁姑利披誦

也云爾

重修丹臺道院序

汪麗日

丹臺蔭樵溪蜿蜒磅礴望之蒼然蓋山之土厚氣靈者也登其上群峯環峙曠然無涯鄉之縉紳暨都人士咸請予重修之豈非以其有益于郡城哉夫賢者之舉也不以無益興不以有益廢茲山也邇延野綠遠映天碧峰迴徑轉蔚然深秀上有古刹在焉根以石壁圍以竹松洵高明遊息之地也而原夫始作之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六十三

意似不謂然父老爲予言曰此郡之印星或曰人文發祥之區或曰風水萃靈大抵皆以爲有益于郡者夫鍾天之秀聳立于霄固亦勝矣然地雖勝必得人焉植之使蘭亭不逢右軍龍興不值柳州則清湍修竹嘉卉美石不無蕪沒空山而况其有關於郡如茲山茲寺者哉昔嘗步極而觀焉龕座崔巍禪房零落已有諸佛莓苔之慮因歎自唐宋以來不知其經幾修墜以相及也今不整且壞何未逮也嗣因僧病垣

頽流移遷寓男婦不潔觸神之怒于清和下浣大風
雷雨裂石且神附人言命亟修葺以妥神靈以佑生
民誠如神言不可不修即微神言亦不可不修若夫
周覽山川緬其形勝東望跨虹鎖烟波之巨流架以
層閣隱若翠屏西望熙春茂林叢石蒼蔚而交陰非
復蒼烟白露之蘊而其北則大觀詩話八角轟然樓
亭也凌虛架空亦既挾光景而薄星辰接遠響而生
清風矣在三面宜修者業已次第畢舉南有斯臺而
越事而赴功也是為序

補修郡學序

汪麗日

前之人茂矣而輯聖人之居常美材善匠構造堅纘
謂近之身心遠之風教胥由斯期其可久若然則楹
庭有覺良宜千古何其修之不一而足也雖然成毀
之理自屬相因志事在人確無可易即如郡學巋然

中區閔世遐遠自余來貲以丹雘非不嚴嚴翼翼然
乎可觀魯幾何時而楹角周垣漸乖初制甚矣其未
可由斯而弗修也今試以修已之說見郡學之宜亟
可乎蓋身心一而撼者百淑身心者一而戕者百謂
修則不可止謂已修則多不可恃此在明體達用之
材徃徃早歲自警業脩而猶惕也至于木可鑿而蝨
生之丹可頽而蘚蝕之瓦石雖堅而鳥鼠殘風雨震
之不猶夫修則不可止已修常不可恃也乎寄斯苴

菴亦愛護唯謹及曠而視之可為太息者則亦不乏嘗
聞異端有作後世信之靡不高立壇宇不自仍其衰
落間而仁人君子惑于其說將從而問墉垣勞顯必
焉豈至于斯而獨否且比年以來畝穀數登工物之
費未覺其繁是不猶身心之學乘其時而克自振勵
庶獲常新苟舍而不圖後乃且殆且廢徒浩嘆于渠
範之既缺而塗飾之難功也則何裨矣余是以捐貲
導其脩諒在紳衿秀立不以為非于是若響之附若

影之從父期其子兄勗其弟各殫乃心出乃力以見
修之成也固盛事之所由而同人之所樂歟詩曰有
德有造易曰養正聖功則無論迪而士焉東而仁焉
遊其中而庀身心之華整樂風教之殷淳所賴不尤
巨哉遂以是言弁其首

修靈傑塔序

注麗日

牛女粲天岳川亘地居其中經之緯之以成巨觀則
人亦至靈至傑矣哉尚何藉于一塔而以鍾毓之名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六十六

歸之曰靈傑也則茲塔之有興廢也何重建為雖然
會元氣而生者間出之奇若夫人文英蔚未嘗于山
川之社無所藉而能繁是故得山之靈者其秀立文
翁勃而奇得水之靈者其氣直文清疏而暢得山水
滙而靈者則秀卓長空氣涵大澤文雋越能高沉健
能博于斯振領塞芳有崑美焉懷珠蘊馥有群萃焉
樵陽踞七閩上游山環水冽文譽遐敷議者謂區域
雖佳而木星獨缺夫木主歲主生為列星之纏聚為

風雲之蒸噓誠本郡文昌之司也按舊志河東十里許水遠而右山旋而左原有羊角一峯峻出于蒼松碧岫間為巽木之位非所謂半壁飛霞文心映藻者歟無何而草寇相糜人文欲替爰有建塔以補之議在昔人創而有功今胡為而坐視其圯且夙趾既存增興如待守茲土者用是慨然不置然尤有說于此不煩者因舊之圖整新者積衆之力有名成而宜亟者薦紳先生也福在一身而後世可念祐在一室而

同生可期豈謂山林間暢姑不及此有未成名宜亟者青青子衿也故老云十九年一雋姑為待之迺天氣既見而及者恒寡則鮮衣年少未幾而星星而稿木矣豈不思佐清明之躬淬拔起之羣者乎有不求名成宜亟者尤豐積之庭佻健之子也未親道義而先益敏睿遂與顓愚者不等苟側身詩書之林則挾其敏睿奮焉而有為天下俊偉之業亦何不可為况乎紳士良民日有咨求倘紛言築舍窳罔所裨而衆

志既堅則何難于一塔抑觀邵之昔日在野之儒術
在廷之經濟其人其文莫不大彰千古其無藉也耶
其有藉也耶無藉者在天有藉者以人而天或亦非
無所藉而然矣一人始之與衆成之效必有捷疎者
將見樵陽人文之靈傑與山水並遠至于鈴鐸香花
佛舍浮屠之說諒非所取

三世賢婦傳

吳震

黃氏者雲彤吳文俊之妻也文俊嗜學善文好施濟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六十八

弱冠蚤逝而黃氏性貞靜奉舅姑盡道撫一子世昭
甫三歲越明年舅姑繼喪家業蕭條氏獨栢舟自矢
勤女紅教子以學備嘗艱苦世昭成童娶鄧氏年方
十六于歸兩月而世昭亦亡黃氏欲死者幾鄧氏痛
踊昏絕一時復甦云適見亡夫言汝懷者子也可不
死果娠而產一子鄉人奇之因以奇名鄧氏事姑尤
盡禮處妯娌無間言黃氏年七十起居甚艱鄧氏問
寢視膳溫清之規毫無苟簡人皆謂黃氏有孝媳之

報也黃氏卒年八十五鄧氏致姑喪勤劬益勵為奇
娶黃氏生一子繼為娶桂氏連生數子而桂氏事姑
之孝不異鄧氏視黃氏之子如己子而加厚焉人皆
謂鄧氏又有孝媳之報也鄧氏享年八十有奇夫微
黃氏不能成夫之志微鄧氏不能遂姑之心故以黃
氏之賢以鄧氏之孝繼以桂氏之慈愛當絕續間而
一子六孫再傳振振過其地者咸指為三世賢婦之
鄉嗟乎婦人之德莫大於節孝得其一亦足不朽如

黃鄧姑媳與桂氏者芳潔出於一門以稱賢婦非歟
何學士大夫之所難能而婦人能之也

重修長春觀序

觀在光澤十三都

鄧夢禹

三教之說自古不廢道之有觀亦猶儒之有學釋之
有刹也其義取于奉太上學修煉習符錄自度度人
大則助祈禳于朝廷次亦効禪益于鄉邑此觀之所
由設而不可廢也我祖唐僕射公以功封鎮本都樂
善喜施捐剏凡九觀十三寺而長春道院其一焉址

居蓮華峯之麓地僻山秀泉石竹檜雲烟繚繞頗稱
幽勝而筆峰聳翠于前尤徵竒絕所以代有黃冠輒
著道術蓋其驗也乃自變亂以後人散宅燬者久矣
然古殿尚巍然獨存豈非神所憑依乎予族一二士
有志翊道惻然祖德之將淪仙踪之欲失共延盱郡
羽流某居住其間苦風雨之無蔽思構葺教椽為棲
計因問序于予將向善人長者而乞資焉予曰唯唯
是誠不可已也夫自太上顯化即聖夫子問道亦有

猶龍之歎誠知變化靡窮普度人天誠莫可測也厥
後代有異人湛體無為贊建玄功道教之不容廢以
知道流之必欲護道流之必欲護益知道院之必當
修也然則共捐銖兩用飭厥宇俾道種為之弗替僊
跡得以永存恪祀太上持守正一于以助流教化贊
理群倫不亦休乎是亦烏可以已歟

雷海道入夢傳序

名開先
字龍起

洪濟

自昔布衣為名高若魯遵之徒是已此義俠也又或

辭榮以寄傲若靖節先生是已此宦隱也非俠非宦
之間志周孔之道操儒生之業而能章明典誥力振
宗風不襲魯連之遺跡幾同靖節之芳槩余于海道
人見之矣道人既儒矣而生亂世之末流雖有鵬翮
繳而戢之舉世夢夢道人獨醒其跡名若利如浮雲
過前而飄風振響也故無欣羨無畔援率性安命唯
日與緇流羽客徜徉于山之椒水之湄而適志于無
何有之鄉前此未七十也知夢之為夢後此過七十

也化夢于無夢因作問影小傳寫照平生嘻異矣抱
遐景兮獨寤寐含芳風兮樂我素發嘯咏兮足清音
啣此盃兮且朝暮既忘乎已之賤貧又安羨乎世之
奔騖然則取彼之紆金拖紫以視道人敝緼布衣為
何如也豈猶沉溺夢中而跼蹐躄地于寰區耶蘇子
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道人以無累
之心胞領閒中之曠味標逸民之高調作風月之主
人燈火龕前依稀釋子烟霞隊裡彷彿仙跡其以稱

有德君子當世隱儒也信夫不然何費道人者同詞
哉古者養老乞言皆有惰史余特表其布衣高其儒
行以俟後之憲老者

重修迎恩橋序

洪濟

杉易諸山皆遠城而西自東南山峰間比流而漚於
兩溪者黃溪也溪上故有橋原名永安明萬曆庚辰
義發雷氏損費修之更名迎恩迄今九十餘年矣橋
之東西民居懼寇變成灰礫於燐菴間惟此橋屹然

獨存雖有數焉未必非神焉護之也但架木為梁多
歷年所則風水浸蝕不至於大壞極泐不已余經臨
其地甫升橋之西嶂狀甚阨危問之僧人寂禁知其
西禦較濶杠棟腐蛀已不能載土石而奠安矣必待
其極弊而後謀修用力必難於今日曷若預為之計
撤其腐朽易以楨幹哉然念秦民瘡痍初復不堪重
創爾募僧重劃良緣甚盛事也務爾卜相有方取才
若干尋丈就山度木焉計若干旬日因暇度食焉募

貨于信善之家量時度力焉先定其必成毋爲倖舉
土木瓦石畢具然後撤而更之則半倍矣吁鐸驅山
而駕海邈矣難追掉量絲以浮江卓哉易涉其事工
相萬者人力勝也或亦假巨川之舟楫爲盛世之津
梁則與邑中賢士大夫共成之某其持此語以與泰
人相勸勉

題募建巽峰序

江日彩

吾邑舊稱文獻鼎元疊出固云人事之盛亦其山靈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七十三

崔萃秀孕竒葩有以壯中原之色邇者地形不改損
缺或多生斯世而肩旋轉之任補缺障空豈異人任
况數年來邀靈郡公祖邑父母之力新璜遷於正位
華表插乎水西星環秀聚水拱山迎所缺者獨巽方
一峰耳夫女媧可以補天愚公尚能鞭海豈以合邑
士大夫之靈不能添山頭一杯土乎本邑當水災殘
傷之後大工屢興之餘亦知物力凋敝敢復剝肉但
百廢俱興而獨一峰未暨殊爲可惜且功成九仞而

虧僅一簣補亦無難矧聚衆輕而成重不啻太倉一粒耶今議只壘土為峰約百餘金費而足敦請義士登門題募費既不多功亦易成所望諸同志慕義若赴種福無疆隨力題助共成勝事若曰學工未已紛茲多事則余豈敢余豈敢

大弋山集社序

建寧陳際泰臨川會魁

余薄遊綏安其地有大弋山一曰金鏡山踞邑之南高揖匡廬暝暝焉而弟之濰水出焉餘山秀拔如畫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七十四

不以制大而累其似士生其間光氣在身美秀而文有都人士之風往者冠蓋盛溢比來頗不承於權輿而罔所歸曲夫山川之奇秀未變於前也而人才非獨取高前式云爾殆幾幾乎而欲過人夫功効由於業廣利賒本乎義進濰人士之所為既足獻酬群心簡衛異端夫誰之不如碩床足不能有尋常之逝而棲遲日晏淹引國華何也二三兄弟皇惑而不得其故披然曰請移是非所以言也夫理盡而無

餘者君子固不以相責也嘗試取二三兄弟之故牘而讀之有精深者矣有秀美者矣有堅博者矣有幹令者矣有超曠者矣有雄老者矣有縱橫者矣有高華者矣有幽貴者矣有鬱削者矣有奧衍者矣有物險者矣即其小言零說具有其美如金錫之播於地而聲形於物猶或為勾或為玦而中乎人官之用其棄去不醇者尚可當下國中駟所謂藥性雖善猶愈于黍稷之篤恭也其長已見于天下如此何以至今

不業也曰此殆未厲其神用之效也二三兄弟凡占幅吐墨必思二屯以上之材則其勢不能多一旦以多被之則骨脉心神之安然者必變於前此其道在反乎平日之所為而習之于素夫天下事固可以習而能也讀國志有之建安六年劉景升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桓孝亦在圍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日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

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聞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夫
術業與精神之可習而有之亦若是焉則已矣于是
邑侯吳鼎殷大然其說率二三子結社于弋山之陽
而躬課之每會題取其多而成取其挺為之指授義
類裁割餘濫二三兄弟不數會得文若干文之工未
損于前顧術業之侈與精神之乏其視故齒不可為
道里綏安斗大矣何至人才之多幾三十人而未已
而遂適得鼎殷為之父若師此天之所以告人也夫

弟子員之師邑大夫文服之耳文予而實不予是事
之大趣也今獨于鼎殷不然鼎殷實愛而教之二三
子亦親而尊之此豈人力也哉天苟無意濰陽宜不
若走是殆幽通有助神理不誣故曰此天之所以告
人也鼎殷刻其社文而布之余亦授簡焉將使天下
先見其氣而用以登進二三兄弟之心有君如此奚
忍負之勤其教而不自衰止是乃所以為報也某某
言曰形家者言日月之際名進士輩出東關水獨深

爾後可厲而涉也今水復深于往時篙師或不得其底則二三兄弟習于鼓舞以不自衰止而又適得鼎殷之大賢為之父若師以成之二三兄弟之天時至矣癸酉之役旗獲而化成必多濰陽之士無疑矣

朱黃二義跋

建寧 陳際泰

人情有所不能已者聖人因而不奪故制為中流使人皆可勉強而至蓋度人情而為之非謂理盡無餘而不以相責也若不立難能之行以繩人天下將曰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七十七

古之道不即人心而聖人之行反不行于天下故君子不求詳于無妄所以全天下中才也吾獨感於朱黃二公之以二義顯也二義鄉者亦途之人耳非有骨肉之親不可解之性也又以利合踈則易離利則易隙然其相聯即血戚不啻矣抑其相久即道德不啻矣微獨無凶終隙末之事也而且渾為一人兩家婦人孺子化之用能訓長異寧恩等同生即虛地上而實地下猶同窰窰而處焉此事非目見其然直以

為夢中語耳可不謂千古所獨絕乎張許二公之守
睢陽也心神無二豈頌問哉未幾而兩家致訟雖由
子弟材下不能知二父之所為亦事勢所有今二義
更世易紀而兩家子弟猶蒸蒸好合終不見隆替之
跡此雖其子弟賢也要其所以致之者微矣予讀四
子及六籍之書啓誨甚多然未嘗有是二十一史之
傳奇俠與獨行則有類是者而孰知亡於禮者之禮
亡於義者之義聖人以為至高之行不以繩物恐繩
之而無以從吾教也故雜見其事於史而深隱其文
於經夫聖人以為絕無而僅有者而二義獨能之則
二義豈非千古以來之所罕見也哉

重修聯雲橋序

建寧陳于達
臨湘人

環綏皆山也山之東橋名鎮安山之北橋名聯雲是
鎮安據上游而聯雲實砥中流亡何以中流之砥不
克如山之東有橋作鎮是亦綏城不湍於西北之處
也先任袁君欲興之而未觀厥成嗣是郡司農柳大

人再董其事待後來以彰前美不知離蔬筮仕朝夕
糾簿書不遑何能他及今數閱月邑之士田頗悉其
數邑之山川差審其形一日集紳衿里民于聯雲橋
之角相夕陽度流泉瞻闔邑全勢始知是橋之興廢
蓋緩城之盛衰關焉且環顧沙嶼喜其於波靡中若
有屹然作柱之狀惟時陳子大儀曰此沙洲在昔時
成田因前輩先生央免糧不數年而沙遂飛去今是
沙有復來之望矣予益嘆白茅黃土朝廷之福莫大

焉夫橋已幾廢沙復能來是地固效靈之兆也緩城
士民其將食福於無疆乎因語之曰萬物之興各有
其時萬物之成各因其人予茲者察地理覘地靈於
是橋之興求其聿觀厥成者則予之志也夫至于觀
成之後凡一絲一粒皆有果報將見邑之士觀雲開
氣清而科第蟬聯邑之民望景星卿雲而繡錯聯絡
又何必羨郭汾陽修蒲浮橋為千古佳話乎謹以是
為輸助者勸

見萬峯聳翠長澗波洄蜿蜒蒼蔥襟山帶河亦洋洋
一大觀也夫維嶽降神生甫及中此昔者李西山李
果齋諸先生珪學淵藪科第巍煥所稱地靈人傑豈
偶然哉何山川依舊風景頓殊竊怒焉不解及展拜
夫子宮庭風雨交於簷楹星日穿其戶牖四望頽垣
不禁喟然曰烏有根本不培而能令枝幹之發榮者
乎爰進張廣文暨鄉紳上官而謀之捐其錙銖聊圖
補苴以爲小成耳願思勝朝嘉靖間吾鄉曾公汝誠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又七十九之二

來蒞茲土首新泮宮至今邑人士猶能言之余不敏
竊歛心曾公之心事曾公之事無如功業浩繁非一
手足所能辦查歲在乙巳本府汪公以理學名家出
守樵川曾吐珠璣鼓我多士而督糧於公於庚戌之
秋以文章宗匠兼攝邑篆繼成其美身倡助修倘藉
兩尊居高之呼從此得諸君子慨然率先尺帛斗粟
不靳輸將積而累之一篲九仞安知心曾公之心者
非即事曾公之事也哉將伯之助予日望之

重修東橋叙

光令高爽

國語云辰角見而雨畢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夫梁以利涉厥維仲冬王命司役乃克董成載在典章相彼弘濟豈不遠哉春秋之季單伯使陳見其候館不設橋梁不修而卜國之將亡則夫即一二端而國政之治亂閔焉又詎不重哉夫人懷才抱德乘時利濟象川之楫象舟之虛言其拯救時艱真安民物執此以往大而大見之小而小見之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

邵武府續志藝文

卷九

五十九之三

而小效於以整施寒區裕如也大要政有緩急事有先後釐飾救弊挈原竟委操術不一而總以稱情平施乘時利建期於有益民生有裨政績而止昔公孫僑之相鄭也叙田疇正衣冠教子弟當其誰殺謗與一時執政岌岌乎疑之而公族之間相與譏其非是者實繁有徒况蚩蚩小民哉迨調於寬猛之施相於水火之宜而後熙然曰實父我也母我也誰嗣之歌豈不與誰殺之謗計日而并傳哉噫殆亦感矣然其

溱洧濟人一事史冊無聞而子輿氏摘出之以爲非
政夫古稱慈惠之師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惠之一字
豈非古之遺愛政之良規歟然惠之及一二人者小
惠之及千萬人者大惠而人之沾沾於其惠者小惠
而人之皞皞於其惠者大故輿梁之不成而溱洧勞
人猶相與傳頌弗衰而乘輿一事君子以爲非政也
余宰光邑之三月碩見東橋廢圯民多病涉無何而
邑之父老相率而請曰是不可以不重脩也雖田疇
子弟光之需若叙需若教者不一而胥溺之患不可
以不除弘濟之利不可以不建他時叙田疇教子弟
誰殺誰嗣民實有心俱不可知而要唯以心存惠濟
則請以脩橋一事爲爲政之膏矢待夫工成而卽榜
之曰惠濟夫亦可碩名而思義云

選宋李忠定公全集凡例六則 李嗣元

集曷為而選乎曰不得已也其不得已者何譚峭之
危而失也予懼焉懼而欲存之而不能槩存也故汰
之汰而後可捷舉而存也雖然匪汰則存惡乎捷匪
汰則存惡乎久其迫而使汰者乃其所以使存也是
則有天意焉 汰矣而集惡乎全且以半月而定公
千秋也誰信之曰予之汰之也有懼心焉有廣目焉
有神力焉心懼則不敢以易志乘目廣則不敢以一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八十

律限而且窮晝夜之力不欲也非神行乎不至此故
引穀率捺繩墨謂予之過而存也則有之汰焉而過
者蓋寡矣 于鱗之選唐也曰此不足以盡唐詩而
唐詩盡于此然則茲也其盡忠定矣乎曰否于鱗之
選唐也盡唐矣予之不足盡忠定也則目域焉代曠
焉兵崇焉其知者有易傳二十三卷有共和迄五季
天地五行之變百餘卷皆不傳矧又域于所未知然
則予何足以盡忠定而忠定之與予目接者盡于此

選集而批點古乎曰非古而使人知古人之軌則
焉則猶古也正集不批者何懼專也奏議批者何懼
昧也且二三子患之也謂公之實用存焉標之而于
目了然然而于用犁然批此而前集可羞解矣批而不
點則猶之乎其不敢專也公之忠則純忠哉績則
懋績哉述公者其忠與績之不能悉焉及文然而公
之文實江河注焉金石宣焉奏疏有宣公之暢而無
其俳殆幾幾乎勝之謝賜諸表皆磨墨盾鼻上得之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八十一

何麗也或曰公蓋知人善任耳曰否前後表異時也
而體裁一內外制與諸表異體也而風骨一血指者
能乎公蓋兼才而敏者也然則制詞不選者何曰非
所急也且賞亦有所限焉公往矣而勲爛焉勲往矣
而文著焉公精誠之不磨而文惡乎泯故之博而致
約者欲其幾于粹也之約而致博者懼其跡于遺也
公族于邵育于邵休于福葬于福福宜有遺文焉續
而廣其傳是不在福入士乎則孰為緒斯引薪斯傳

乎

張貞烈葉氏傳

徐中恒

夫出肩疆場之任不幸而丁敵迫勢危兩相搏于馬
鬪蜂交之會此之奮志糜軀靡退縮者時不得不爾
也不則孤城援斷強寇環攻於茲而理道揆也功罪
計也而能勵之彌堅永矢勿改其為鬚眉男子當如
是也若夫婦人女子非有道理之素講未關功罪之
叅審又匪計無復之之時一旦殉志捐軀茹痛既久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八十二

而能赴其所願此其難于士君子殆倍屣矣予讀張
貞烈葉氏狀悲而異之葉氏諱進端福唐葉君節之
女明太師文忠臺山公之曾孫也聰穎淑順嫺公宮
之憲不帥而宜性喜讀書輒能窺厥文而曉厥義蠶
杼鍼繭涉之而即工維葉與張翁山只故善又有硯
席契張舉長子祈與進端生之歲同蹇修以婚姻請
君節敬諾遂委禽焉會張翁秉鐸綏安而海氛告熾
踪飛問阻倏踰數年比祈稍長用經術補邑弟子有

聲歲庚子就試三山棘闈罷因間而辦具擇吉受室
于故里明年春載婦而西謁父翁於黌署行廟見禮
爾時姑先即世烈婦既受婦事卸粧操作雖瑣褻必
力勞弗辭竭孝堂上致敬齊眉以和以婉肅承夫之
兄弟然好學則如待年時也每夜與夫分皮剪燈漏
數下始止無何祈以下帷攻苦不勝欲且因舊兵叛
之歲立泮池水中寒侵腠理旋染瘵疾壬寅正月張
公遣祈靜攝于城西之琅園內外睽隔積有時日迨

蒲節後病寢劇不得已輿歸便湯藥烈婦目擊瘦形
憂心孔疚兢兢侍床帟傍衣帶不解者廿日六月初
三夜叩天密祝刺臂肉雜蓮實煮而進析嗽之疑曰
茲蓮實也切葦氣觸鼻乎却弗食婦秘不與語忍痛
趨蹌如故漸而創陷欲潰血漬痕深婦易衣復前所
視而覺者或女奴耳未幾而祈竟卒也是為六月廿
三日烈婦哀號慟擗水漿不入口三日夫之姊家之
媪百計勸之俱弗應越日成服遂以遺奩故服分貽

夫姊夫弟餘者以給家媪臧獲又馮書臧物寄訣于其室之母若弟手紉襪衣貯笥需用且戒襪襖第屨女監毋預外人七月朔介家媪自內掖出拜翁而跽請曰氏不造所天既失終鮮遺孤夫不得為翁也子氏亦不得為翁也媳幸叔姒于歸在即菽水虔將翁可強慰焉言畢仍返苫次晝夜卧于柩側不哭不言間或手挽柩環口作啾啾嚶嚶而已烈婦初不食猶聞喉膈間微響久之則聞然衆疑其逝矣然猶未也

二十一日忽起而謂人曰吾家差魏三來詰朝至次午魏三果自福唐齎其母弟之書至榻前烈婦取函閱之嘆曰母亦不我諒乎廿三日丙夜忽又朗語曰張郎在此雙鶴翔舞路列紗燈似皆迎余者俄而氣絕祈死在六月廿三日距今剛絕粒一月夫婦年俱二十一云奇哉含歛之際豐容若生所言神迎是耶非耶當是時遠近賢愚無不悲羨以為未有之奇綏安公上其狀於郡縣上其狀於督撫臺司賜額旌褒

而弔誄詩文紛紛楮壁間

徐子曰余所聞古之憤國亡而不食以死者若而人
然或三日或七日惟龔君實得十四日乃死即中壘
所紀烈女以迄近代士大夫之筆載殉乎死者未易
更僕數惟明恭和王邃嫔妃楊氏不食七日乃死吾
聞新寧陳宙姐不食六日乃死安有撐一月之空腹
無涓滴潤液而能視息自如了了不亂逆知母使之
至期從容處決而去如今之葉烈婦乎蓋文忠公秉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八十五

軸于神光熹三朝排衆議而輔儲燭瑞禍而先退功
番竹帛固宜誕此閨貞發祖德之潛耀張山只以績
學而暫棲臯比之席敷善道而嘿培風化之源教裕
刑于徵信子婦夫豈偶哉方正學先生曰某素賤士
其身且不能自傳安能傳乎人耶先生蓋代偉人言
尚若此余之傳也母乃妾庸不自鏡乎雖然烈婦之
名方將增輝日月聳映川岑烏藉傳之者以為重也
不以人而重余之傳可矣

續詠樵陽八景

熙春朝陽

龍光 郡司馬

烏坂西山天下聞至今爽氣尚氤氳
臺高百尺臨黃鵠竹逞千尋度白雲
遠水直浸冰澗湧初陽遙滌碧
天紋請看石上雙雞聞雌伏雄飛迥出羣

北橋春舫

巨纜連舟駕急湍憑臨儘覺去來安
潮生雨後騰青雀漲湧花飛扼錦瀾
鎮浪那須啣鉄鎖樂饑好拂釣
邵武府續志 藝文 卷九 八十六
魚竿乘輿濟洧誠多事平政方知惠愛難

西塔暮鐘

金鏊半嶺厥禪門向暮霜鐘禮世尊
震疊欲搖多寶塔鐺鉉恍逾萬家村
斜陽敲落看雲散響谷驚傳報
夕昏已辨珠林陳一榻聽他漏盡撞心猿

五曲精廬

一派晴川分外明昔人曾此置柴荆
不耽藻鏡窺華髮祇借文瀾閱老成
橋畔狎鷗恬午夢池邊馴鹿聽

書聲闔城秀駐三三曲強半迴漪繞列楹

萬峰梵刹

窈杳煙嵐費短筇橫看側視總成峰空林落葉無人
掃野徑荒苔剩鹿踪寺隱上方雲片片路迴陽谷嶺
重重我來欲證三生偈擬向維摩問五宗

石鼓松風

層巒秀出雙峰外古刹孤撐萬木中不盡松風長謾
謾無端石鼓恍逢逢轟來古洞憑雲幻號去新潮落
澗空自笑音聲緣未斷任他山籟使神通

樵嵐秋稼

千頃離離雨露恩屢豐瘠土未爲貧黃雲極目迷脩
陌碧穗含香綉野村幾箇梅花牛背落萬家砧杵橋
烟喧尋秋遮莫携田父望杏瞻蒲仔細論

丹臺梅月

羽客山居舊得名梅花滿屋不勝清爲留素影臨冰
鏡幾倚黃昏憶鶴笙丹灶久同巖石冷藥爐徒恍火

雲生漫啗方外狂司馬賺得詩竟對月明

登詩話樓

風雅真堪第一流凭欄寄目幾勾留晴霞遠郭供詩料逝水鳴灘咽話愁化鶴未歸酬五字陳樽如在自千秋狂來頻得驚人句不數休文八詠樓